

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

(第一分册)



已阅

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

(院校政治理论课教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

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

(第一分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零一工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2.75 • 字数 53,000

1978 年 2 月第 1 版(北京)

197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说 明

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我们参照《中央党校干部读书班教学计划》，并结合军队干部的特点，选编了这本《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作为教材，供全军院校试用。各院校可根据学制、学员对象等情况从中选学。

选读本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部分著作，分四分册编印。全部注释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单行本。由于时间仓卒，缺乏经验，选编难免有缺点，望在教学实践中，提出修改意见。

选读本只供军队院校用，请勿翻印。

一九七八年一月

目 录

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1—6
列 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7—18
列 宁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19—23
一		19
二		20
三		21
列 宁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24—30
一		25
二		26
三		28
列 宁	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摘录).....	31—69
序 言		31
马克思的学说		36
哲学唯物主义		36
辩证法		39
唯物主义历史观		41
阶级斗争		43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45
价 值		46
剩余价值		47
资本积累		49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50
平均利润率		51

地租论	52
农业资本主义进化	54
社会主义	56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60
毛泽东 改造我们的学习	70—79

恩 格 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

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²⁾。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³⁾，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⁵⁾，《新莱茵报》(1848—1849年)⁽⁶⁾，《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⁷⁾，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⁸⁾，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载于 1883 年 3 月 22 日《社会
民主党人报》第 13 号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第 574—576 页

注 释

- [1] 这是恩格斯1883年3月17日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马克思时用英语发表的讲话，标题是我们加的。
- [2] 在1882年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法国物理学家马赛尔·德普勒展出了他在米斯巴赫至慕尼黑之间架设的第一条实验性输电线路。
- [3]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是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
- [4] 《前进报》是德国的报纸，该报于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发表过文章。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开始密切地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
- [5]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创办的；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由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决定的，他力图调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但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

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 〔6〕《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停刊了。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 〔7〕《纽约每日论坛报》是美国的一家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

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十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文章多半是在曼彻斯特写的，许多文章上注明的日期并不是写作的真正日期，因为马克思在论文上通常标明的是寄往纽约的日期。有些论文是在伦敦写的，而马克思注明的却是巴黎、维也纳或柏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自1855年中期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一切文章都被去掉了署名。有时编辑部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并任意加注日期。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他对《纽约每日论坛报》通讯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日益右倾。

〔8〕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4年秋由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4页）。

列 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

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1〕}

1895年新历8月5日(7月24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因此，要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必须清楚地认识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对于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现代经济制度除了资产阶级以外，还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

前，将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消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应该指向这种基础。而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观点，现在已为正在争取自己解放的全体无产阶级所领会，但是当这两位朋友在四十年代参加当时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社会运动时，这样的见解还是完全新的东西。当时许多有才能的或无才能的人，正直的或不正直的人，都醉心于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醉心于反对皇帝、警察和神甫的专横暴戾的斗争，而看不见资产阶级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工人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当时有许多幻想家，有时甚至是一些天才的人物，都以为只要说服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相信现代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就很容易在世界上确立和平和普遍福利。他们幻想不经过斗争就实现社会主义。最后，几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溃疡，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个溃疡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增长。因此，他们都设法阻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阻止“历史车轮”的运转。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因此，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的。因此，我们在这本与我们其他一切出版物一样都是以唤醒俄国工人的阶级自我意识为目的的文集中，应该简要

地叙述一下现代无产阶级两位伟大导师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活动。

恩格斯 1820 年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巴门城。父亲是个工厂主。1838 年，由于家庭情况，恩格斯在中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不得不到不来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但是从事商业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科学和政治的研究。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時候，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对哲学的钻研，使他更前进了。当时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说，于是恩格斯也成了黑格尔的信徒。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士专制国家，并担任柏林大学教授来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智及其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世界是经常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的原理，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那些不愿与现实调和的学生得出了一种想法，认为反对现状、反对现存的不公平现象和流行罪恶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既然一切都是发展着的，既然一些制度不断被另一些制度所代替，那末为什么普鲁士国王或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极少数人靠绝大多数人发财致富的现象，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却会永远延续下去呢？黑格尔的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它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它从精神的发展中推演出自然界的发展，人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①，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转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思想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恩格斯说：“没有德国哲学，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²⁾

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类的意向、观念和法律，都是由这种关系来解释的。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又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而将其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它正在消灭私有制，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它自己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前进的。社会主义者只是必须认识到，究竟哪种社会力量因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使这种力量意识到它的利益和历史使命。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恩格斯是在英国，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认识无产阶级的。他在1842年迁到这里，在他父亲与人合办的一家商号中服务。在这里，他并不是只坐在工厂的办事处里，他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区去，亲眼看见工人贫穷困苦的情形。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亲身的观察，他还阅读了他所能找得到的在他以前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著作，仔细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这种研究和观察的结果，就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³⁾一书。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指出了帮助无产阶级的必要。但是，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

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他们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书的基本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体能思考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但在当时却完全是新的。这些思想是在一部写得很动人、充满了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的著作中叙述出来的。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从此，到处都有人援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它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的描述。的确，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出现过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逼真。

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在曼彻斯特同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发生联系，并开始在英国社会主义刊物上发表文章。1844年他在回德国的途中路过巴黎时认识了马克思，在此以前他已经和马克思通过信。马克思在巴黎时，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生活的影响也成了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两位朋友合写了一本书：《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¹⁾。这本书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一年出版，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了。“神圣家族”是给哲学家鲍威尔兄弟及其信徒所取的绰号。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

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际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态度，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他们看来，能够进行这种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力量当然是无产阶级。还在《神圣家族》一书出版以前，恩格斯就在马克思与卢格两人合编的《德法杂志》⁽⁵⁾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⁶⁾一文，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了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的著作在其中造成了整整一个革命的那门科学。

从1845年到1847年，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度过的，他一面从事科学研究，同时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德籍工人中间进行实际工作。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⁷⁾发生了联系，“同盟”委托他们把他们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出来。这样就产生了1848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1848年的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然后蔓延到西欧其他国家，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回国了。他们在莱茵普鲁士的科伦城主编民主派的《新莱茵报》⁽⁸⁾。这两位朋友成了莱茵普鲁士所有一切革命民主意向的灵魂。他们尽一切可能

保卫人民和自由的利益，使之不受反动势力的侵害。大家知道，当时反动势力获得了胜利。《新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因侨居国外时丧失普鲁士国籍而被驱逐出境，而恩格斯则参加了人民武装起义，在三次战役中为自由而战，在起义者失败后经瑞士逃往伦敦。

马克思也在伦敦住下。恩格斯不久又到他在四十年代服务过的那家曼彻斯特商号去当办事员，后来又成了这家商号的股东。在1870年以前，他住在曼彻斯特，马克思住在伦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保持最密切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差不多每天都通信。这两位朋友在通信中交换意见和知识，继续共同创造科学社会主义。1870年恩格斯移居伦敦，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为止，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的精神生活。这种共同精神生活的成果，在马克思方面，是现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在恩格斯方面，是许多大大小小的作品。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的现象。恩格斯在非常通俗的、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阐明了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从恩格斯的这些著作中，我们举出下面几种：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它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俄译本1895年圣彼得堡第3版）^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俄译本附有格·普列汉诺夫的注释，1892年日内瓦版）^③，一篇论俄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文章（俄译文刊登在日内瓦出

① 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①②}。可惜只有概述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那一小部分译成了俄文（《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①③}1892年日内瓦第2版）。

版的《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和第2期上)⁽¹³⁾，几篇关于住宅问题的精彩的文章⁽¹⁴⁾，以及两篇篇幅虽小，但价值极大的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维·伊·查苏利奇的俄译本，1894年日内瓦版)⁽¹⁵⁾。马克思还没有把他那部论述资本的巨著整理完毕就逝世了。可是，这部著作的草稿已经完成，于是恩格斯在他的朋友逝世后就从事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艰巨的工作。1885年他出版了第二卷，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他没有来得及把第四卷整理好⁽¹⁶⁾)。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这一般说来是十分正确的。他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我拉第二小提琴。”⁽¹⁷⁾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于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

1848—1849年的运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并没有只限于从事科学工作。在1864年，马克思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¹⁸⁾，并在整整十年内领导了这个协会。恩格斯也积极地参加了该会的工作。“国际工人协会”依照马克思的意思团结了各国的无产者，它的活动对于工人运动

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就是在七十年代“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团结各国无产者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工人运动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导者。无论是受政府迫害、但力量仍然不断迅速地增长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落后国家内那些还需仔细考虑斟酌其初步行动的社会主义者，如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他们都从年老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非常关心俄国的情况，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同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他们两人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所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这种直接的政治情感，同时对于政治专横与经济压迫之间的联系有深刻的理论的认识，并且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正是在政治方面异常敏感。因此，俄国少数革命者所进行的反对强大的沙皇政府的英勇斗争，总是得到这两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的最表同情的反响。相反，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主义者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意图，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可疑的，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教导的。而无产阶级要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就必须争得一定的政治权利。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政治革

命对于西欧的工人运动也会有巨大的意义。专制的俄国向来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1870年的战争造成了德法之间的长期的纷争，使俄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当然只是增加了专制俄国这一反动力量的作用。只有自由的俄国，即既不需要压迫波兰人、芬兰人、德意志人、阿尔明尼亚人及其他弱小民族，也不需要经常挑拨德法两国关系的俄国，才能使现代欧洲摆脱战争的灾难，才能削弱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加强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垂不朽！

写于1895年秋

1896年第一次载于《工作者》

文集第1—2期合刊

选自《列宁选集》第1卷

第86—94页

注 释

- [1] 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纪念杜勃罗留波夫》(见《涅克拉索夫著作和书信全集》1948年俄文版第2卷第200页)。
- [2] 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页)。
- [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
- [4] 同上,第3—268页。
- [5] 指《德法年鉴》杂志。

《德法年鉴》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该杂志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了一期双刊号。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

- [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页。
- [7]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的。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之下制定的。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一致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许多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关于同

盟的历史，见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6—206页）。

〔8〕见本书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注〔6〕。

〔9〕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75页。

〔10〕指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7—254页）。

〔11〕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364页）。

〔12〕1892年以此名称出版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443页）的俄译本；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

〔13〕指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3—57页）。这篇文章曾以《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为题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1890年第1期和第2期上。

《社会民主党人》是劳动解放社1890年在伦敦和189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政治杂志，不定期出版，总共出过四期。

〔14〕指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9—550页）。

〔15〕指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62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4—510页）。

〔16〕列宁按照恩格斯的提法，把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称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写道：“我打算把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发表，同时将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经详细论述过的许多地方删去。”这本著作在恩格斯逝世后，经过考茨基整理，于1905—1910年用德文发表。

〔17〕参看恩格斯1884年10月15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9页）。

〔18〕见本书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注〔8〕。

列 宁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自马克思阐述这个学说以后，全世界的事变进程是不是已经证实了这个学说呢？

马克思最初提出这个学说，是在 1844 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 1848 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从这时起，世界历史显然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 1848 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 年）；第二个时期是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 年）；第三个时期是从这次俄国革命起。

我们来考察一下马克思学说在每个时期的命运。

一

在第一个时期的初期，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之一而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与我国民粹派相似的社会主义派别；它们不懂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基础，不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用和意义，而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什么“人民”、“正义”、“权利”等辞句来掩盖各种民主

改革的资产阶级实质。

1848年的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嚣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各国的革命，使社会各阶级在**行动中**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共和派资产阶级在1848年六月巴黎事变时枪杀工人⁽¹⁾，最终地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自由资产阶级害怕这个阶级的独立活动，比害怕任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百倍。懦弱的自由派在反动势力面前摇尾乞怜。农民以废除封建残余为满足，开始转向现存秩序方面，只是间或动摇于**工人民主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

巴黎公社(1871年)最终结束了这一资产阶级改革的发展过程；只是由于无产阶级的英勇，才使共和制度即最露骨地表现出阶级关系的那种国家组织形式巩固起来。

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更混乱和不彻底的发展过程也导向同样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到第一个时期(1848—1871年)即风暴和革命时期的末期，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待毙。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国际(1864—1872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了。

二

第二个时期(1872—1904年)与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

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到处都在形成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

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的过程，慢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把为伟大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说成是放弃这种战斗。他们把改善奴隶状况以便反对雇佣奴隶制度说成是奴隶们为了换取几文钱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权。他们怯懦地宣扬“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度讲和平），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在社会党议员中间，在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僚以及“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有很多信徒。

三

当机会主义者刚在拚命赞美“社会和平”，拚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共和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有些不注意群众斗争的准备条件和发展条件的人，看见欧洲反资本主义的决战长期迁延下去，就陷入失望和无

政府主义的境地。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失望是多么近视，多么懦弱。

八亿人民的亚洲投入了为实现与欧洲相同的理想的斗争，从这个事实中所应吸取的不是失望，而是勇气。

亚洲各国革命同样向我们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卑鄙无耻、民主群众独立活动的特殊意义、无产阶级与任何资产阶级间的明显界限。有了欧亚两洲的经验，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

欧洲也跟着亚洲行动起来了，不过不是按照亚洲的方式。1872—1904年的“和平”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物价的飞涨和托拉斯的压榨已使经济斗争空前尖锐化，甚至使那些受自由主义腐化最深的英国工人也动作起来了。就是在德国这个最“顽固的”资产阶级容克国家里，政治危机也在迅速成熟。狂热的军备竞争和帝国主义政策，使得现代欧洲的“社会和平”活象一桶火药。一切资产阶级政党解体与无产阶级成熟的过程，是在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三大时代中的每一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载于1913年3月1日
《真理报》第50号

选自《列宁选集》第2卷
第437—440页

署名：弗·伊·

注 释

- 〔1〕指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暴地镇压 1848 年 6 月 23—26 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

列 宁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 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的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的最大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有害的宗派”之类的东西。也不能期望资产阶级科学会抱别的态度,因为在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个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象期望在应不应该用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上有公正的工厂主一样愚蠢可笑。

而且,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

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现在我们就来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来源和它的三个组成部分。

一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进行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一切力量来“驳倒”、破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维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也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成果，特别是用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能以产生的黑格尔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物质的人类认识是相对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等，不管资产阶级

哲学家们那些“重新”回到陈旧腐烂的唯心主义去的学说怎样说，却灿烂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也就是反映发展着的物质；同样，人的社会认识（就是哲学、宗教、政治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知道，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而服务的。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二

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

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的交换表示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联系。**货币**表明这一联系更加密切，已经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了。**资本**表明这一联系的继续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人。工人用一部分工作时间作为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而另一部分工作时间工人是无报酬地劳动的，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资本反转来压迫工人，使小业主破产，造成失业大军。大生产在工业中能够取得胜利是十分明显的，在农业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日益占优势，使用机器的范围日益扩大，农民经济日益陷入货币资本的绞索，由于技术落后而日益衰败和破产。在农业方面，小生产的衰败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它的衰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资本打击着小生产，同时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造成了大资本家同盟的垄断地位。生产本身日益社会化，使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工人联结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经济机体，而共同劳动的产物却归一小撮资本家所有。生产的无政府

状态愈来愈严重，危机日益加深，争夺市场的斗争愈来愈疯狂，人民群众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在使工人愈来愈依赖资本的同时，也造成联合劳动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商品经济的萌芽，从简单的交换一直到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到大生产。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无论老的或新的）的发展过程，都一年比一年明显地向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证明，马克思的这一学说是完全正确的。

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但是这一胜利不过是劳动对资本的胜利的前阶。

三

当农奴制度被推翻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立刻就暴露出一件事，即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并且表示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但是初期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指斥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幻想有比较好的制度出现，劝导富人，说剥削是不道德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然而，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在封建制度即农

奴制度崩溃时随之而来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日益明显地表明了阶级斗争是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

没有一次向农奴主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不是打了拚命的反抗才获得胜利的。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当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制度，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是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所支持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受拥护旧制度的人们愚弄的。要打破这些阶级的反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到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能够（而且按它的社会地位应当）成为扫除旧制度和创立新制度的力量。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在全世界，从美洲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洲，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正在不断地增加。无产阶级一面进行阶级斗争，一面受到教育和训练，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学习怎样估计自己的成绩，俄

炼自己的力量和不可遏止地成长起来。

载于 1913 年 3 月《启蒙》

杂志第 3 期

署名：弗·伊·

选自《列宁选集》第 2 卷

第 441—446 页

列 宁

卡尔·马克思^[1] (摘录)

(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

序 言

现在用单行本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是我在1913年(据我记得)为格拉纳特辞典写的。原来文末附有相当详细的多半是外文的论述马克思的著作的目录。这个书目没有编进本版。其次，辞典编辑部怕书报检查机关通不过，把本文末尾阐述马克思的革命策略的部分删去了。可惜目前我无法把这部分加进去，因为原稿留在克拉科夫或瑞士的一些文件中。我只记得，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我引用了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的两句话：“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²⁾ 这就是我们的孟什维克从1905年起就没有了解的地方，现在他们已完全背叛社会主义而滚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尼·列宁

1918年5月14日于莫斯科

1918年载于莫斯科“波涛”
出版社出版的尼·列宁
《卡尔·马克思》一书

按手稿刊印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新历5月5日生于特利尔城(莱茵普鲁士)。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犹太人,1824年加入新教。家庭是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毕业后,先入波恩大学,后来入柏林大学,研究法学,但研究得最多的是历史和哲学。1841年大学毕业时提出了一篇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按其观点来说,当时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在柏林,他加入过“黑格尔左派”(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小组,这派人想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迁居波恩,打算当教授。但是当时政府实行反动政策,1832年撤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教授职务,1836年又不准费尔巴哈进大学讲课,1841年又褫夺青年教授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的讲学权,这就使马克思不得不抛弃做学者的志愿。当时黑格尔左派的观点在德国发展很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特别从1836年起,开始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到1841年,唯物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完全占了上风(《基督教的本质》);1843年,又有他的《未来哲学原理》一书出版。后来,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的这些著作时写道:“必须亲身体验”这些书的“解放作用”。“我们(即黑格尔左派,包括马克思)一下子成为费尔巴哈派了。”⁽³⁾这时,同黑格尔左派接近的莱茵激进资产者,在科伦创办了一个反对派的报纸《莱茵报》⁽⁴⁾(1842年1月1日创刊)。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被聘为主要撰稿人。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主编,并从波恩迁居科伦。该

报在马克思的编辑下，革命民主趋向愈来愈明确，所以政府起初对该报进行两三重检查，以后决定干脆要在 1843 年 1 月 1 日将其查封。这时，马克思只好辞职，但该报并没有因此而得救，终于在 1843 年 3 月被查封了。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大篇论文，除后面列举的（见参考书目^①）以外，恩格斯还指出了论摩塞尔河谷酿造葡萄酒农民状况一文。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发奋研究这门科学。

1843 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同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马克思还在大学时代就同她订婚了。燕妮出身于普鲁士一个反动的贵族家庭，她的哥哥在一个最反动的时期（1850—1858 年）当过普鲁士内务大臣。1843 年秋，马克思到了巴黎，以便和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 年，黑格尔左派分子，1825—1830 年被监禁，1848 年以后亡命国外，1866—1870 年以后成为俾斯麦主义者）在国外创办一种激进的杂志。这个杂志《德法年鉴》⁽²⁾只出过第一期。其所以停刊，是因为在德国秘密发行困难，加上马克思同卢格又意见不合。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³⁾；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

1844 年 9 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到巴黎住了几天，从此便成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两人极其热情地投入了当时巴黎各革命团体的沸腾生活（蒲鲁东的学说当时起着特别作用，马克思于 1847 年发表《哲学的贫困》一书对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59—72 页。——编者注

它进行彻底的清算),并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创立了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见后面的**参考书目**所载的马克思在1844—1848年这一时期的著作)。1845年,由于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马克思被视为一个危险的革命家而逐出了巴黎。他迁居布鲁塞尔。1847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秘密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7],出色地参加了该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并受大会委托起草了1848年2月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

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被逐出比利时。他重返巴黎,三月革命后,他又从巴黎回到德国的科伦。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伦出版了《新莱茵报》^[8],马克思任主编。1848—1849年的革命事变进程光辉地证实了新的理论,后来世界各国所有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也都证实了它。得胜的反革命势力起初将马克思提交法庭审判(1849年2月9日宣告无罪),以后又把他逐出德国(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先去巴黎,在1849年6月13日游行示威^[9]后又被逐出巴黎,于是他移居伦敦,直到逝世。

侨居生活极端困苦,这一点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出版)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贫困简直要置马克思和他的一家于死地。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已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

困。此外，当时小资产阶级和一般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思潮占着上风，所以马克思不得不经常进行无情的斗争，有时还要反驳最疯狂最野蛮的人身攻击（《福格特先生》^[10]）。马克思避开侨民小组，写了许多历史著作（见参考书目）阐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和《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一卷）两书中，使这门科学革命化了（见后面马克思的学说）。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民主运动复兴时期，马克思又投入实际活动。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了有名的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宣言都出自他的手笔。马克思把各国工人运动统一起来，竭力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马志尼、蒲鲁东、巴枯宁、英国的自由派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右倾分子等等）纳入一致行动的轨道，反对所有这些宗派和学派的理论，从而为各国工人阶级锻造出了统一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巴黎公社失败（1871年）——马克思对巴黎公社作了一个极深刻的、准确的、出色而起积极作用的、革命的估价（《法兰西内战》，1871年出版）——以及巴枯宁分子使第一国际分裂后，第一国际已无法在欧洲继续存在。海牙国际代表大会（1872年）以后，马克思便把国际总委员会移至纽约。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无比壮大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的时代，各民族国家内相继成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

在第一国际中的紧张工作和更加紧张的理论研究，完全损坏了马克思的健康。尽管如此，他还是收集大量新资

料，学习好几种语言(例如俄文)，继续进行改造政治经济学和完成《资本论》的工作，可是疾病使他没有能够写完《资本论》。

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的夫人逝世。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他的安乐椅上静静地长眠了。他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和他的夫人葬在一起。当家境十分贫困时，马克思有几个孩子在童年时代死于伦敦。三个女儿嫁给英国和法国的三个社会主义者：爱琳娜嫁给艾威林，劳拉嫁给拉法格，燕妮嫁给龙格。燕妮的儿子是法国社会党⁽¹¹⁾党员。

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因此，我们在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前，必须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简略地叙述一下。

哲学唯物主义

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特别是一个拥护路·费尔巴哈的人，就是在后来他也认为费尔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够彻

底,不够全面。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早“在十八世纪,特别是在法国,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意即与“清醒的哲学”相反的“醉熏熏的思辨”)……的斗争”(《遗著》中的《神圣家族》)(¹²)。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创造者、创立者)……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见该书,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中完全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为依据,并阐明这个哲学,他写道:“……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艰巨的发展来证明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或没有物质的运动……如果要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认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我们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Abbilder,意即映象,恩格斯有时还称为“印象”),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某种观念的反映。”(¹³)弗·恩格斯在叙述自己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

学的看法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此书付排前,恩格斯重新阅读了他和马克思于1844—1845年写的论述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稿)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是精神先于自然界,还是自然界先于精神……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先于自然界,从而归根到底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在其他任何意义上运用(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都只能造成混乱。马克思不但坚决驳斥了始终这样或那样地同宗教相连的唯心主义,而且坚决驳斥了现时特别流行的休谟观点和康德观点,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批判主义和实证论,认为这类哲学是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的”让步,至多是“把当众逐出的唯物主义羞答答地从后门放进来”⁽¹⁴⁾。关于这个问题,除上面已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外,还可参看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指出著名博物学家托·赫胥黎说过的比通常“较为唯物主义的”言论,及其认为“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离开唯物主义立场”的说法,而同时又斥责赫胥黎留下了逃往不可知论和休谟主义去的“后路”。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观点。“必然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反杜林论》)⁽¹⁵⁾,这也就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必然向自由的辩证转化(也同尚未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或“物的本质”向“现象”转化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

为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尤其是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现时还应加上物质电理论)的最新发展;(2)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而全面地遵循发展观;(3)旧唯物主义者抽象地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了解为(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16]

辩 证 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他们认为,其他一切关于发展原理、进化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都是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和革命)弄得残缺不全。“当时几乎只有我和马克思两人决心拯救自觉的辩证法(使其不致与包括黑格尔主义在内的唯心主义同被粉碎),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证物,并且正是现代自然科学表明这种证物异常丰富(这是在镭、电子和元素转化等等发现以前写的呵!),每天都提供大量材料,证明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17]

恩格斯写道:“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由一成不变的事物构成的,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

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每个个别场合和每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在辩证哲学看来，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都带有必然灭亡的迹象；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任何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一门“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¹⁸⁾

马克思接受并发展了黑格尔哲学中这一革命的方面。辩证唯物主义“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以往的哲学只留下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¹⁹⁾而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时所谓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即从不知到知的转化。

现时，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社会的意识，但不是通过黑格尔哲学，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所表述的这个观念，要比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内容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转化；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个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

突造成发展的内因；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比通常的）发展学说的几个特点。（参看马克思 1868 年 1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其中嘲笑施泰因的“死板的三分法”，认为把三分法同唯物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是荒谬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因此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20〕}。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末要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就要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道：“工艺学会揭示出人类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类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21〕}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周密说明：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²²⁾（参看马克思 1866 年 7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简短表述：“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

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有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

阶 级 斗 争

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此外还有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停滞时期和迅速发展时期或衰落时期的不断更换，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

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灭亡的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法国大革命时起，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现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完全胜利、设立代议机关、实行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创办深入群众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联合会等等出现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宪政的”形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表明，马克思怎样要求社会科学用客观态度去分析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并且同对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结合起来。这段话就是：“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

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²³⁾ 在许多历史著作(见参考书目)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²⁴⁾。我们上面摘录的那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²⁵⁾ 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没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的分析就从商品的分析着手。

价 值

商品是这样一种物，一方面，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另一方面，它能用来交换别种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或简称价值)首先是一定量的一种使用价值同一定量的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关系或比例。每天的经验都向我们表明，这种重复亿万次的交换，使得千差万别的不能相比的使用价值经常彼此相等。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内经常彼此相等的这些不同物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它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人们在交换产品时，使各种不同的劳动相等。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体系下各个生产者制造各种各样的产品(社会分工)，而所有这些产品在交换中彼此相等。因此，一切商品的共同东西，并不是某一生产部门的具体劳动，并不是某种形态的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即一般的人类劳动。某一社会内表现于所有商品价值总额中的全部劳动力，都是同一人类劳动力，亿万次的交换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因此，每个单个商品只表现某一部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或者说，由生产某种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人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一位旧经济学家说过，价值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他只是还应当补充一句：被物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只有从某个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来看，并且从表现在重复亿万次的大量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了解什么是价

值。“作为价值，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仔细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以后，就进而分析价值形式和货币。这里马克思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货币的价值形式的起源，研究交换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单个的偶然的交换行为起（“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一定量的一种商品同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交换），直到一般价值形式，即几种不同的商品同一种固定的商品交换，以至货币的价值形式，这时金便成为这种固定的商品，即一般等价物。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性、各个生产者通过市场所发生的社会联系遮蔽和掩盖起来。马克思极其详细地分析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而且在这里（如同在《资本论》的前几章中一样）也特别应当指出，这里所作的抽象的、有时好像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再现了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货币是以商品交换的一定发展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形式——如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者流通手段，或者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照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着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资本论》第1卷）⁽²⁶⁾

剩 余 价 值

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就变为资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 $T(\text{商品}) \text{——} \Pi(\text{货币}) \text{——} T(\text{商品})$ ，这就是说，卖出一种商品是为了买进另一种商品。相反，资本的一般公式是 $\Pi(\text{货币}) \text{——} T(\text{商品}) \text{——} \Pi(\text{货币})$ ，这就是说，为卖（加上利润）而买。马克思把投入周转的货币的原

有价值的这种增殖额叫做剩余价值。货币在资本主义周转中的这种“增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是这种“增殖”使货币变为资本，即变为一种特别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因为商品流通只不过是等价物的交换；也不能从加价中产生，因为买主和卖主间的盈亏必会抵销，并且这里所谈的正是大量的、平均的、社会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现象。为要获得剩余价值，“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²⁷⁾，它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这种商品确是有的，这就是人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货币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由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即强迫他整天做工，譬如说做十二小时的工。其实工人在六小时内（“必要”劳动时间）就能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而在其余六小时内（“剩余”劳动时间）则创造资本家不付报酬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因此，从生产过程看来，必须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耗费在生产资料（机器、劳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它的价值（一下子或一部分一部分）不变地转到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费在劳动力上面的可变资本。可变资本的价值并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增殖起来，因为它创造出剩余价值。因此，为要说明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应当把剩余价值同全部资本相比较，而只应当同可变资本相比较。这种比率，马克思称做剩余价值率，按上述例

子来看，就是六分之六，即百分之一百。

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第一、在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时，一部分人手里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第二、存在两种意义上“自由的”工人，一方面他们出卖劳动力不受任何拘束或限制，另一方面他们脱离土地和脱离任何生产资料，这是无产业的工人，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工人“无产者”。

增加剩余价值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分析第一种方法时，描绘了工人阶级要求缩短工作日的斗争、政府为延长工作日（十四至十七世纪）和缩短工作日（十九世纪的工厂立法）而进行干预的情景。《资本论》问世后世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史，提供了成千成万件表明这种情景的新事实。

马克思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考察了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个基本历史阶段：（1）简单协作；（2）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机器和大工业。马克思在这里是如何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特征，就从对俄国的所谓“手工业”的考察提供了说明这三个阶段的前两个阶段的极丰富的材料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867年所描写的大机器工业的革命作用，从那时到现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在许多“新”国家（俄国、日本等等）里都显示出来了。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是极其重要的和新颖的。资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变为资本，不是把它用来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或奢侈，而是投入新的生产。马克思指出，所有先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起）的一个错误，在于认为变成资本的全部剩余价值都用作

可变资本。事实上，剩余价值分为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及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变资本部分（在全部资本中）比可变资本部分增长得较快的事实，有巨大的意义。

资本积累加速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在一极造成富有，在另一极造成贫困，因而产生所谓“劳动后备军”，即工人“相对过剩”或“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其表现形式极其纷繁，使资本有可能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这种可能性加上信用制度及生产资料方面的资本积累，就给了我们一把了解生产过剩危机的钥匙，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起初平均每隔十年一次，后来相隔的时间则比较长，比较不定。必须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和所谓原始积累区别开。原始积累就是强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霸占村社土地，实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等。“原始积累”在一极造成“自由的”无产者，在另一极造成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

马克思曾用下面的一段名言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疯狂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私有者（农民和手工业者）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力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

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集体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28〕}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分析，也是极其重要的和新颖的。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不是社会经济的零星部分，而是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马克思纠正古典经济学家的上述错误，而将全部社会生产分为两大类，即（I）生产资料的生产和（II）消费品的生产，并通过他所列举的数字例证来详细考察社会总资本在实现原有规模的再生产和实行积累时的周转情形。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解决了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平均利润率的问题。马克思把经济学推进了一大步，这表现在他是根据普遍的经济现象、根据全部社会经济来分析问题，而不是象庸俗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的“边际效用论”那样，往往只限于分析个别偶

然现象或竞争的表面现象。马克思先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然后考察剩余价值分为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情况。利润是剩余价值和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有机构成高的”资本（即不变资本超过可变资本的数额高于社会平均数）所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而“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则高于平均利润率。资本间的竞争，资本从一个部门自由地转入另一个部门，使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利润率趋向平均。一个社会的全部商品价值总量是与商品价格总和相等的，但由于竞争的影响，在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内，商品不是按它的价值，而是按等于所耗费的资本加平均利润的生产的价格（或生产价格）出卖的。

这样，价格离开价值和利润平均化这个众所周知的、无可置辩的事实，就为马克思根据价值规律充分说明了，因为一切商品的价值总量是与价格总和相等的。然而价值（社会的）转化为价格（个别的），不是经过简单的直接的道路，而是经过极其复杂的道路，因为很自然，在只有通过市场才能把各个分散的商品生产者联系起来的社会内，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示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较快。既然产生剩余价值的只是可变资本，所以利润率（剩余价值和全部资本之比，不只是和可变资本之比）就有下降的趋势。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和掩盖或阻碍这一趋势的许多情况。现在我们去转述《资本论》第三卷中专论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等饶有兴趣的章节，只谈最主要的：地租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土地全被各个业主占有，面积有限，所以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取决

于中等地的生产费用，而是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费用，不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中等条件，而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劣等条件。这种生产价格与优等地(或优等条件下)的生产价格的差别，就产生等差地租或级差地租。马克思仔细分析了这种地租，说明它来源于各块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来源于土地的投资量的差别，于是就完全揭露了(并见《剩余价值理论》，那里对洛贝尔图斯的批评特别值得注意)李嘉图的错误。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只是由于优等地相继变为劣等地而产生的。相反地，也有倒逆的改变，也有某一类土地改变为另一类土地的事实(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城市的发展等等)，所以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极其错误的，是把资本主义的缺点、局限性和矛盾归咎于自然界。其次，一切工业部门和一切国民经济部门中利润平均化的前提，是竞争完全自由，是资本能从一个部门流入另一个部门的自由。但土地私有制造成垄断，妨碍这种资本自由流动。由于这种垄断，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从而个别利润率较高的农业的产品，就不加入完全自由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作为垄断者的土地所有者有可能使价格保持在平均价格之上，于是这种垄断价格就产生绝对地租。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级差地租是不可能消灭的，而绝对地租却可能消灭，例如在土地国有化的时候，在土地转化为国有的时候就可能消灭。这种转化就是摧毁私有者的垄断，在农业中比较彻底和完全地实行自由竞争。因此——马克思指出——激进资产者曾在历史上多次提出土地国有化这一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但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却害怕这个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太切近地“触犯”现代另一种特别重要的和“敏感的”垄断，即一般生产资料的垄断。

(马克思在 1862 年 8 月 2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特别通俗简明地叙述了自己的关于资本平均利润和绝对地租的理论。见《通信集》第 3 卷第 77—81 页。并参看 1862 年 8 月 9 日的信，同书第 86—87 页。)讲到地租史的时候，还必须指出马克思对地租的转变过程的分析：劳役地租（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在地主的土地上创造剩余产品）转变为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因受“经济外的强制”而将其交给地主），然后转变为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实物地租，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变成货币，在旧俄称为“代役租”），最后转变为资本主义地租，这时农民已为使用雇佣劳动从事耕作的农业企业主所代替。讲到对“资本主义地租起源”的这种分析时，必须指出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进化的许多深刻的（对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国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思想。“在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变过程中，不仅必然同时形成受货币雇用的无产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变之前就已形成这个阶级。在短工阶级已产生而还只是个别现象的时候，那些较富裕的缴纳代役租的农民自然而然就养成一种自己剥削农村雇佣工人的习惯，正如封建时代富裕农奴自己也有农奴一样。于是，这些农民便渐渐有积蓄起相当的财产而变成未来的资本家的可能性。于是，那些独立经营的旧土地占有者中间就渐渐产生出资本主义租佃者的苗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业范围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资本论》第 2 版第 3 卷第 332 页）⁽²⁹⁾“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出农村，不仅为工业资本‘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资本论》第 2 版第 1 卷第 778 页）⁽³⁰⁾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

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居民因此经常处在转变为城市居民或工场手工业者（即非农业居民）的过渡状态。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泉源，是流不断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经常有一只脚陷在赤贫的泥潭里”（《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68页）⁽³¹⁾。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是小生产繁荣并成为典型形态的条件。但这种小生产只能同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相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法兰西阶级斗争》）⁽³²⁾。“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雾月十八日》）⁽³³⁾通常农民甚至把一部分工资交给资本主义社会，即交给资本家阶级，自己却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法兰西阶级斗争》）⁽³⁴⁾。“小农土地占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粮价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粮价低的原因之一”（《资本论》第2版第3卷第340页）何在呢？在于农民把一部分剩余产品白白交给社会（即资本家阶级）。“因此，这种低价（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是生产者贫困的结果，而决不是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高的结果。”（《资本论》第2版第3卷第340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土地私有制，即小生产的通常形式，不断衰落、消灭以至灭亡。“小土地私有制实质上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排斥资本的社会集中，排斥

大规模的畜牧业，排斥科学的日益广泛采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不可避免地处使小土地私有者陷于贫困。把资本用来购买土地，便不能用来改善土地的经营。生产资料无止境地零散化，生产者本身分散化。〈合作社，即小农协作社，虽能起非常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只能削弱这个趋势，而不能消灭这个趋势；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多，对贫农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协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人力大量消耗。生产条件不断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土地私有制的规律。”⁽³⁵⁾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在工业方面一样，是专以“生产者的苦难史”为代价来改造生产过程的。“农村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提高了这种力量。在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也和在现代的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枯竭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所以会发展技术和社会生产过程的联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着一切财富的泉源——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

社 会 主 义

从上文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劳动社会化通过无数种形式日益迅速向前发展，在马克思逝世后半世纪以来，特别明显地表

现在大生产与资本家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长以及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势力的巨大增长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在智慧和精神上推动这个转变、在体力上完成这个转变的力量，是资本主义自己培养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表现于多种多样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形式，它必然要成为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导致“剥夺者被剥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作日缩短，完善的集体劳动代替残存的原始的分散的小生产，——这就是这种转变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完全割断农业同工业的联系，但同时又以自己的高度发展为这种联系准备新因素，使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其基础是自觉地运用科学，集体劳动的联合，人口的重新分布（一方面消灭农村的偏僻状况、与外界隔绝和未开化状态，另一方面消灭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准备着新的家庭形式，并为妇女的地位和青年一代的教育准备新的条件：在现代社会内，女工和童工的使用，父权制家庭被资本主义瓦解，必然要通过最可怕最痛苦最可恶的形式。可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的形式建立起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的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也象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或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相互联系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历史发展序列。显然，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粗野的资本主义形式（在那里是工人为生

产过程存在而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存在)上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道发展的泉源”(《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工厂制度向我们表明“未来时代教育的萌芽,那时对于所有超过一定年龄的儿童,生产劳动将同教学及体操结合起来,这不但是一种扩大社会生产的手段,而且是生产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手段”(同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这样一个历史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要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察未来,并勇敢地从事实活动以实现未来。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是“在民族范围内构成起来”,如果不是“民族的”(“虽然这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就不能巩固、成长和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这完全是一个真理:“工人没有祖国”,至少各文明国家工人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宣言》)⁽³⁶⁾。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各个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驾于社会之上并一定程度脱离社会的“权力”,它便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控制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控制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控制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和

马克思的观点)⁽³⁷⁾。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建立联系，直接或间接收买官吏和报刊等等）。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剥夺生产资料以利于整个社会，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管理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调节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³⁸⁾“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³⁹⁾

最后，谈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待那些在剥夺者被剥夺时期还会存留的小农的态度问题时，必须指出恩格斯说明马克思的思想的一段话：“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这种转变的一切好处。”（恩格斯《西方土地问题》，阿列克谢也娃出版的版本第17页，俄译本有错误。原文载于《新时代》⁽⁴⁰⁾。）⁽⁴¹⁾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马克思在 1844—1845 年就阐明了旧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缺点在于不能了解革命实际活动的条件和评价革命实际活动的意义，他毕生除了从事理论写作外，还毫不松懈地注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的一切著作，特别是 1913 年出版的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都为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材料还远未收齐、综合、研究和整理。因此，我们现在只能作最一般最简短的说明，同时着重指出，马克思公正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和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而在观察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时，不应当认为它们是静态的，而应当认为它们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运动的状态（这个运动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观察运动时又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辩证地进行观察：“在伟大的历史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通信集》第 3 卷第 127 页）^{〔42〕}。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个时机，无产阶级的策略都应估计到人类历史的这个

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所谓“和平的”龟行的发展时代来加强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完全引向达到这个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有能力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实际解决伟大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两个论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论及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时提出的，另一个是《共产党宣言》上论及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提出的。前一个论点是：“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⁴³⁾这就是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在几十年内、在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进行“未来战斗”的整个长时期内的纲领和策略。这必须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英国工人运动的实例作出的许多指示：工业的“繁荣”怎样引起“收买工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136页）⁽⁴⁴⁾、使工人放弃斗争的尝试，这种繁荣怎样“败坏工人的意识”（第2卷第218页）；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资产阶级化”，“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英国），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第2卷第290页）⁽⁴⁵⁾；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丧失“革命毅力”（第3卷第124页）；怎样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等待“英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

(第3卷第127页);英国工人运动怎样缺乏“宪章派⁽⁴⁶⁾”的热情”(1866年,第3卷第305页)⁽⁴⁷⁾;英国工人领袖是怎样按“介于激进资产者和工人中间”的样式造成的(关于侯里欧克,第4卷第209页);由于英国拥有垄断地位,而且当这种垄断地位尚未破坏时,“对不列颠工人是毫无办法的”(第4卷第433页)⁽⁴⁸⁾。经济斗争的策略,在这里是用极其广阔的、全面的、辩证的、真正革命的观点把它和工人运动的全部进程(和结局)联系起来观察的。

关于政治斗争策略,《共产党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⁴⁹⁾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支持了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马克思在1848—1849年支持了德国极端革命民主派,而且以后也从没有收回他当时关于策略问题所说的话。马克思认为德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资产阶级当时只有同农民实行联合,才能完全实现它的任务),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下面就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所作的一个总结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唯物主义从运动中间并且不是只从运动的过去观察社会的榜样):“……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被世界风暴吓得魂不附体;在在显得无力,处处实行抄袭;……没有首创精神;……该死的老头子注定要为自己晚年的利益而领导年轻力壮的人民的青春热情的首次进发……”(载于1848年《新莱茵报》,见《遗著》第3卷第212页)⁽⁵⁰⁾大约过了二十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第3卷第224页)中指出,1848年革命

失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一觉察到将有争取自由的斗争发生，就宁愿去同奴隶制媾和。当 1848—1849 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马克思便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做法（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一流人物），要人们善于在似乎是“和平地”准备着新革命的那个新阶段进行工作。马克思当时究竟怎样要求进行这种工作，这可以从他对 1856 年德国最黑暗的反动年代的情况所作的估计中看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 2 卷第 108 页）⁽²⁾在德国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马克思当时认为拉萨尔“客观上是普鲁士的利益而背叛工人运动”（第 3 卷第 210 页），也正是因为拉萨尔纵容了地主和普鲁士民族主义。1865 年，恩格斯写信同马克思商量他们将在刊物上共同发表意见的问题时说道：“在一个农业国家里，代表工业工人说话时只攻击资产者，而忘记了封建贵族对农村工人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第 3 卷第 217 页）⁽⁵¹⁾1864—1870 年间，当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时代，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剥削阶级为了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上面完成这个革命而相互斗争的时代快告终结时，马克思不仅斥责过同俾斯麦勾搭的拉萨尔，而且纠正过陷入“亲奥主义”思想和拥护分立主义的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当时要求实行革命策略：无论对俾斯麦或亲奥派都要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要迁就“胜利者”普鲁士容克，而要在普鲁士军事胜利所造成的基础上立刻恢复反对容克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 3 卷第 134、136、147、179、204、210、215、418、437、440—

441 页)⁽³²⁾，在 1870 年 9 月 9 日的那个著名的国际宣言中，马克思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但当起义终于发生了的时候(1871 年)，马克思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冲天”的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下一样，革命发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害处，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少些，因为不战而降会使无产阶级精神颓丧，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消沉和资产阶级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所以他在 1877—1878 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³³⁾颁布以后，严厉地斥责了莫斯特⁽³⁴⁾的“革命空谈”，但他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地痛斥了当时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中暂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因为这个党没有立刻表现出坚定性、坚决性、革命性和采取不合法斗争手段的决心来对付非常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 4 卷第 397、404、418、422、424 页⁽³⁵⁾，并参看给左尔格的信)。

写于 1914 年 7—11 月

1915 年第一次载于《格拉纳特
百科全书》第 7 版第 28 卷

署名：弗·伊林

选自《列宁选集》第 2 卷
第 575—606 页

注 释

- [1] 《卡尔·马克思》一文是列宁为格拉纳特兄弟百科全书出版社写的，1914年春列宁在加里西亚的波罗宁着手写，1914年11月在瑞士伯尔尼脱稿。在1918年出版的单行本序言中，列宁指出，他记得该文写于1913年。

该文于1915年刊载在辞典中，署名是：弗·伊林，并附有《马克思主义书目》。由于书报检查机关的关系，编辑部删掉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两节，并对原文做了某些修改。

1918年波涛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附有列宁的序言，单行本按百科全书刊印，但没有《马克思主义书目》。

手稿全文于1925年第一次发表在俄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编的《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文集中。

-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
- [3]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 [4] 见本书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注[3]。
- [5] 见本书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注[5]。
- [6] 见马克思1843年9月给卢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 [7] 见本书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注[7]。
- [8] 见本书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注[6]。
- [9]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因为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法国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

[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97—754页。

[11] 法国社会党是饶勒斯派于1902年建立的改良主义政党。1905年，法国社会党和盖得派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组成统一的社会党。加入这个党的有各社会主义党派和团体的成员（盖得分子、布朗基分子、饶勒斯分子等）。统一的法国社会党的领导权为党内占多数的以饶勒斯为首的改良主义者所掌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它的议会党团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它的代表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在1920年12月25—30日的图尔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发生分裂，多数派组成法国共产党，以莱昂·勃鲁姆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少数派退出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个旧名称。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

[1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98—99、74—75、64页。

[1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220、222页。

[1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

[16] 参看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9页）。

[17]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62页）。

[18]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213、239页）。

[19]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

[2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

[21]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1节。

[2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2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251、261—262页。

[24]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0页）。

- [2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
- [26]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第1节、第3节A和第4章第3节。
- [27] 同上，第4章第3节。
- [28]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6—267页。
- [29]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7章第4节。
- [30]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2页。
- [31]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4节。
- [3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 [33] 同上，第696页。
- [34] 同上，第473页。
- [35]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7章第5节。
- [36]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 [37]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
- [38]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
- [39]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
- [40] 《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年至1923年秋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以后改为周刊。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夫。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 [4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页。
- [42] 见马克思1863年4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8页）。
- [4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页。
- [4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01页。
- [4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4—34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8页。

- [46] 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争取通过人民宪章的政治运动。人民宪章包括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为保障工人享受此项权利而规定的一系列条件。列宁称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英国工商业垄断地位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利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使得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日益增长,工联领袖不再支持宪章运动,因而宪章运动逐渐衰落。
- [47] 见恩格斯1863年4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99页。
- [48] 参看恩格斯1869年11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和恩格斯1881年8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页)。
- [49]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
- [50] 见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2—323页)。
- [5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8、58页。
- [52] 见恩格斯1863年6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1863年6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1863年11月24日和1864年9月4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0、48、55、376、408、418页。
- [53]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在《俾斯麦和

德国工人党》一文中对这一法律做了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

[54] 约翰·莫斯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5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54—55、64、89—90、101—102、105页。

毛泽东

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九四一年五月)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
其理由如次：

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同志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巩固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象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

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状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酃县⁽¹⁾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²⁾，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

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³⁾。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

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象不象？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⁴⁾。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

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

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3—761页

注 释

- 〔1〕 鄜县在延安南面约七十公里。
- 〔2〕 “边币”是陕甘宁边区政府银行所发行的流通券。“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毛泽东同志文中所说的，是指当时边币和法币之间所发生的兑换比价变化问题。
- 〔3〕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在该文中说：“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叙述。”
- 〔4〕 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九部分《工作作风》。